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三十四回 念糟糠熊君感舊

詩曰：平江侯娶奇英伯，左右先鋒舊著勞。今日卻成鸞鳳友，方知天子重賢豪。

話說其時，京中已將劉國丈父子二人審過幾堂。本是罪實情真，一件件口供招認，不敢抵賴。派審的大臣得了口供，從直奏聞天子。元帝把忠孝王的血本一一對來，果與口供半點無差。不覺天顏大怒道：本欲碎副凌遲，以正朝廷的國法，且看先皇后之面，定了一個合門斬罪。又思劉奎光現在統領兵權，如知父母受害，一定在雁門關造反。不若乘其未動之時，亦行拿解來京，庶幾無誤於國家。元天子遂召大臣等公同地酌議。丞相梁鑒啟奏雲：臣看雁門關總兵劉奎光，志量頗不同他父弟二人。素秉忠君報國之心，此時單于國犯界，地方效力之人，只宜仍用，不可下旨拿解，致失兵心，又傷勇將。況其父弟所犯之罪非虛，倒當正法。即知此信，諒亦無怨皇家。如蒙陛下開恩，赦其不死，劉奎光必盡命以立軍功矣。梁相奏罷，天子即時准行下旨：劉侯一門處斬，劉奎光姑念軍功暫行免究。如若失機，二罪俱罰。

九重聖旨出朝門，六部頒行個個聞。只等拿齊家屬後，法場處斬老皇親。於時旨下人皆曉，忠孝皇甫大快心。指日報仇刑惡黨，英雄到此快胸懷。凶音傳至崔攀鳳，嚇壞多才新舉人。飛入監牢通岳父，劉侯國舅失三魂。問成斬罪無生路，只等那，太郡來時共受刑。不表朝廷傳下旨，且談王府造完成。東平千歲親臨看，果是新居氣象興。但見那，走馬重樓聳碧霄，轅門三面彩球飄。重重畫閣遮花影，疊疊珠簾映樹梢。東有大園山水秀，西迎侯府角門高。只因熊浩盟情重，官舍為鄰好敘交。王府落成多壯麗，東平千歲喜滔滔。擇期即日稱家眷，滿府新居集紫袍。官宰登門齊燕賀，朱輪白馬暮還朝。千盤水禮堂前滿，百樣隆儀府外交。元天子，楷字御毫題匾額；鄺丞相，行書親筆寫單條。肅齊收拾韶光麗，廣殿鋪排淑景饒。忠孝王爺陪父母，一堂家宴坐深宵。丫鬟僕婦酌仙酒，玉碗金盤供美肴。年少王爺觀內室，由不得，心中嗟歎兩三聲。

咳，好生快悶！

今歲孤當十八春，良緣中折恨平生。重婚無義延劉女，殉節多情感麗君。憐只憐，玉碎珠沉亡一旦；願只願，鸞孤鳳寡守三春。今朝空建東平府，金屋雖成少玉人。

阿唷，孟家的岳母，你何日方來？

泰山曾說有真容，使我時時記在心。盼得一翰圖畫玉，孤只當，洞房花燭醉春風。王爺想到情深處，臉背銀缸拭淚容。父母笑談齊歡喜，風流王子強尋歡。夜深歸到書齋宿，輾轉難眠錦帳中。淚濕孤衾思烈女，愁看燭影憶真容。一宵無寐天光曉，冠帶乘車出府中。回拜朝官諸賀客，又於侯府會盟兄。金蘭義重聊寬解，忠孝王。又盼相逢畫上容。慢表東平千歲事，且說那，華亭伯爵衛衙中。

話說華亭伯爵公府，已選定十月初三與繼子勇彪完姻。一到吉期，遂發花轎迎娶。

伯府迎親喜氣揚，官員雲集慶春光。金瓜鉞斧層層擺，職事珠牌隊隊行。一到尹衙停彩轎，笙簫齊奏請新娘。蘭臺小姐辭爹母，環■飄然下畫堂。新婦登軒音樂奏，迎回伯府結良緣。生喜氣，長韶光，花轎臨門請拜堂。皇甫王妃幫料理，奇英女伯甚匆忙。少年總兵成花燭，一夕春風入洞房。筵席闌時賓客散，總兵入室伴紅妝。此宵歡愛休多贅，次日天明整曉妝。遇見閒言都不表，衛爺從此免淒涼。蘭臺小姐賢良性，侍奉公公孝念長。夫婦相和琴瑟好，談文論武在香房。高堂喜動華亭伯，佳婦佳兒樂莫當。有了媳來並想女，要打點，勇娥小姐嫁熊郎。

話說華亭伯有了媳婦侍奉，倒也不須女兒，欲就使勇娥完姻方好。卻值忠孝王因見衛勇彪已成花燭，要勸熊友鶴也就良緣。這一日午後，便步過西角門來，欲待面談其事。

平江侯爵喜添花，攜入中堂就獻茶。忠孝王爺含笑問，賢兒寂寞可生嗟？玉人未降神仙府，金星空餘富貴門。衛宅總兵完了配，賢兒何不也宜家。勇娥女伯青春日，似此風光莫誤她。娶後一家都有主，你亦可，勤心國政展才華。少年時候休虛度，我勸賢侯話不差。忠孝王爺言到此，平江侯，一聲長歎自嗟呀。

咳！東平君，你怎知愚兄的心事？

岳州未葬故糟糠，不忍重婚入洞房。且待歸家安了葬，那時婚娶再商量。東平千歲微微笑，不若先成鸞鳳行。完卻新婚同葬嫂，豈非安樂坐朝堂。平江侯主依相勸，要辦成親事一椿。

話說平江侯聽了忠孝王之言，就擇定仲冬初一日即行聘禮，初八日成婚，皇甫國舅就通知了華亭伯，以作整備。這邊是皇甫夫人替平江侯料理，媒人就算了忠孝王爺。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轉眼間已臨初一。

平江侯府喜非凡，結彩懸花敞繡筵。媒妁即煩新國舅，忠教王，全身冠帶貌威嚴。龍袍軍服雲花亂，玉帶垂腰劍影寒。凜凜奇姿官品，堂堂壯氣位居先。一乘彩幔朱轎輦，坐下了，十八封王美少年。但見那，聘禮執齊細樂鳴，王爺起駕響朱輪。歷空羽蓋飄飄舉，蔽道羅旗浩浩行。護駕將軍排幾隊，帶刀將士列千層。行人望影俱停步，諸客觀風急起身。一到華亭侯伯府，笙簫齊奏出相迎。當廳大拜侯門聘，賓客爭觀個個驚。黃金白壁飛天彩，霞幔朝裙散瑞雲。仔細再觀無價珠，亂紛紛，千人喝采萬人稱。只見那，一粒明珠擺正中，光如皓月大如杯。清輝遍射千條雪，素彩平分一座風。海上得來曾斬蛟，雲邊懸處恐驚龍。連城重價難難買，全仗將軍血戰功。諸客看完齊喝采，真正是，侯門富貴出人叢。於時大敞華筵席，款待東平忠孝公。酒過三巡迴聘禮，奇珍異寶不須論。平江侯府開佳宴，官戲登場扮演同。庭列三千朱履客，堂開十二錦屏風。一天酒席黃昏散，平江侯，次日忙來王府中。國舅相迎同入內，登堂拜謁禮謙恭。

卻說平江侯次日角門過來，見了武憲王夫妻，從容施禮，笑問忠孝王道：請教東平君，今日認何親戚？若論我與你拜盟，愚兄就是兩大人的子姪。如雲奇英伯在山過繼，今日當稱岳父岳母。不知尊意當以何如？

忠孝王爺不應聲，夫人啟口面含春。勇娥女伯吾承繼，今日須稱舅氏親。他日娶來常得見，仍為母女情情深。平江侯爵稱領命，正正冠袍把禮行。叫過岳翁呼岳母，深明照料在西鄰。奇英女伯曾相繼，小婿今朝認外親。武憲王爺夫婦說，一齊扶扶喚賢甥。平江侯爵躬身立，又謝王妃照料情。國舅合歡呼姑丈，熊君笑作舅兄呼。於是人座香茶罷，友鶴相辭就起身。自己在衙先整備，佳期已近要成親。慢談友鶴熊家府，且表華亭衛伯門。行聘日期今已過，又到了，上冠初七一良辰。

話說到了初七日，衛勇娥開面，就是乾娘尹氏王妃上冠。這一天的鬧熱，也言之不盡。皇甫夫人回到府中，戴了冠帶，便到熊浩這邊來。

王妃御服到西鄰，帶了丫鬟僕婦們。鋪設洞房如錦繡，安排新戶似蓬瀛。重重彩幔香風繞，隱隱珠簾曙色新。料理完時聊歇息，熊君陪坐在堂中。少時忠孝王爺進，含笑閒遊看一巡。走進洞房門兩扇，湘簾一揭麝蘭噴。果然收拾如仙府，金屋春深待玉人。千歲欣然連說好，賢兒指日就完姻。平江侯爵微微笑，多費高堂岳母心。賢弟未曾偕伉儷，如今反做執柯人。不知尊意如何了，怎生的，耽誤風流富貴身。千歲笑言君莫怪，弟曾立意守三春。於時略坐抬身起，尹氏王妃出角門。一夜不提談次日，黎明時候要迎親。平江侯府多忙亂，皇甫夫人早已臨。頭戴鳳冠穿吉服，巍然高坐畫堂門。外邊武憲王爺至，同共夫人辦娶親。熊浩應酬諸賀客，大開侯府款諸賓。消停曉日紗窗至，登轎迎親出府門。但見那，一乘彩轎出官衙，曉日升堂照慢開。五色旌旗前後展，百名軍士兩邊排。宮燈對對高挑起，仙樂聲聲細奏來。轎至衙衙三放炮，華亭伯府正門開。催妝詩句悠悠起，相請仙娥下玉階。

話說平江侯府的花轎臨門，衛小姐已戴完冠帶。喜娘簇擁，扶出中堂。

拜辭嚴父淚漣漣，衛府慇懃訓好言。女伯含悲稱領命，拜托了，總兵夫婦奉椿年。蘭臺殊覺難分舍，掩泣無聲送出前。新婦於

時升了轎，笙簫齊奏不遲延。辰牌迎到平江府，花燭成親大禮完。一個是，獨霸吹台奇女子；一個是，斬蛟東海少年男。一個是，珠冠翠袖初婚婦；一個是，拜印封侯當世賢。並立紅氈交拜畢，同參尹氏共亭山。王妃夫婦齊扶住，又見東平千歲前。國舅笑稱當不起，正冠回叩在廳前。新人夫婦行完禮，細樂仙音一派喧。送入洞房雙合盞，坐床撤帳不須談。霎時內外皆開戲，羯鼓催花敲繡筵。內室新人居首席，王妃二座也朝南。無心飲酒看官戲，不住凝眸盼玉顏。盼一眼來吁口氣，低頭暗惜暗相憐。

咳，可嗟可歎！

吾家不幸少春光，孟氏千金盡節亡。夫婦膝前多寂寞，孩兒房內守淒涼。天恩願賜奇英伯，偏又芝田辭聖王。今日勇娥歸友鶴，生生斷送好紅妝。

啊唷，不孝的癡兒呀！

為娘因你日留心，看中多才女俊英。原欲後來為媳婦，故而權且認螟蛉。誰知逆子違親命，金殿辭婚不肯成。女伯已婚熊友鶴，可憐我，蘋蘩無復托賢人。王妃席上心煩悶，蛾眉淒然淚欲淋。手舉金杯無意飲，移時入暮已懸燈。戲完內外華筵散，熊浩更衣入後行。皇甫王妃方欲轉，侍兒秉燭不遲停。新娘回步堂前送，目視夫人出院門。尹氏王妃回自處，穿廊過院一層層。步臨自己宮門首，早有諸多伺候人。喧報一聲回府第，東平千歲起相迎。笑稱慈母辛苦了，清早忙忙直到昏。尹氏王妃無喜色，問言不答入堂門。回身坐下沉香椅，四壁周觀歎一聲。處處洞房花燭夜，惟有我，東平王府冷如冰。女兒又入深宮去，逆子何曾肯娶親。父母堂前無侍奉，千間房屋住三人。續弦原說奇英伯，你偏偏，要守花園私訂盟。哪曉她心非你意，安然早已嫁崔門。多應燕玉成婚後，養女生兒已掃庭。一段癡心何所益，送卻了，傾城佳麗衛千金。今日熊宅成花燭，只落得，終日茫茫為別人。至此癡兒追悔否，心中可要續良姻？果然撇卻三年守，少不得，從此留神在母親。如見誰家賢小姐，我也好，遣媒說合定良婚。明年你父生辰到，必定有，賓客填門慶四旬。也要娶房新媳婦，調停家務助娘親。如今料理皆須我，費盡心機用盡神。忠孝宮名空授你，何曾半點體吾心。年方十八封王位，哪有個，金屋空空沒一人。別一家，十二金釵還要置；惟獨你，正房妻子尚無成。從今為始由娘主，不許你，三載孤幃再守身。尹氏王妃言到此，又含珠淚又含嗔。少年國舅通紅面，欠體躬身接口雲。兒本真情因孟女，母親只說為劉門。仇人之妹誰相守，屈殺孩兒一片心。乞念墜樓貞媳婦，莫憐過繼美銀裙。英奇女伯歸熊氏，縱使心疼難改更。烈女投池亡得苦，孩兒必要守三年。娘只罵，千奸萬惡劉奎璧；母休忘，九烈三貞孟麗君。就使續弦娘做主，兒只是，空房冷落那新人。王妃見說嗔還笑，連罵冤家三四聲。皇甫亭山聞此語，笑言且是任兒行。光陰日月忙如箭，過了三年沒話言。正在言時紅燭影，來了那，平江侯府衛夫人。鳴玉佩，響金鈴，一陣香風就地生。兩下侍兒開繡幔，雙枝寶炬引紅燈。新人步進華堂內，萬福深深說定省。翠髻如雲顏似玉，嫣然一笑更精神。王妃武憲齊扶起，燕國夫人坐定身。侍兒忙把茗來獻，合堂寬坐舉茶杯。王妃目視螟蛉女，止不住，可惜微稱兩三聲。女伯芳心深解意，低下頭來叫娘親。母親呀，久疏侍奉在堂前，為女之心甚不安。幸得於歸今又近，娘兒如在一家中。伏祈堂上開懷抱，沒有悲煩且放寬。卻喜為鄰惟隔壁，勇娥朝夕可承歡。王妃見說連稱好，難得侯爺在近邊。今得娘兒常見面，也教我，眼前熱鬧免心酸。東平千歲呼賢姊，全仗尊來慰膝前。愚弟緣經悲喪偶，立心不改守三年。高堂父母無人奉，一半勤勞要姊擔。就便後來收個妾，也無非，閨房服侍比丫鬟。至於解得雙親意，須得才能姊上前。乞念緣無弟婦，爹娘堂上為承歡。王爺言訖深深揖，女伯慌忙把禮還。款上答言該侍奉，何勞賢弟這邊談。家門叨在西鄰近，豈有晨昏不請安。日後就娶賢弟婦，少不得，女兒也要奉椿萱。東平千歲躬身謝，武憲王，夫婦聞聽盡喜歡。燕國夫人同入座，話談片刻拜辭還。侍兒秉燭前邊照，女伯回歸本室中。早見平江侯起接，相同來入洞房中。紗窗燭影明如畫，錦帳春風似永年。交椅分開相對坐，平江侯，消魂自覺勝前番。眉帶喜，面含歡，執了春尖啟口雲。

咳，芳卿呀！

與你良緣配合同，一般左右做先鋒。夫人嫁我深有屈，我娶夫人可謂榮。郎做侯來妻做伯，這一段，天成良偶樂無窮。熊君言訖容含笑，奇女微微粉面紅。豪傑夫妻無俗態，奇英伯，就開櫻口道情衷。君侯呀，帝王天恩賜續弦，於此府內畢姻緣。一身得所無憂慮，四德難成有嫌前。敢問當年徐氏姊，可遺嬌女可遺男？青春仙逝因何病，這如今，誰在平江掌故園？熊浩聞言心內喜，從容並坐訴情端。賢卿呀，若是徐氏舊糠糟，說起情由亦可傷。父母早亡她管理，操持家計極賢良。當初忠孝君遭難，雪夜相投到草堂。結拜兄弟同訪道，因隨友義棄妻房。別時他已身懷孕，臨月生兒染病殃。只為思夫情太切，娃娃小於喚懷郎。於時一意成癆病，吐血經旬命便亡。將及三年吾始返，惟看棺木供中堂。其時幼子週歲過，也會呼爺與喚娘。外祖外婆相照管，如今三載在家鄉。泰山泰水權基業，我為招賢上帝邦。徐氏靈棺猶未葬，這如今，原思辭駕轉平江。芝田勸我完姻事，今夜春風入洞房。明歲歸家安了葬，那時攜於進京中。孩兒得傍娘親處，愚夫也，不慮家庭少主張。熊浩說完彈痛淚，風流女子也悲傷。

咳！原來如此，徐賢姊也死得可憐。

君侯一去見三年，姊姊如何不掛牽。產後身亡先遠出，竟不能，在生親看你為官。如今富貴封侯爵，也應該，上表辭皇早早還。明歲吾當偕你去，送靈入葬也為安。那時清理家庭事，帶了孩兒在膝前。三歲娃娃離父母，恐防衣食失饑寒。外家祖母雖痛惜，到底粗心在老年。幼小孩兒宜照看，休把那，糟糠骨肉等閒看。奴雖續娶如親母，斷不肯，凌虐前妻女共男。惟願君侯須早返，莫累那，徐家年老兩椿萱。奇英女伯言於此，把一位，友鶴熊侯心大歡。

啊唷賢哉！我熊浩有何福分，得這一位夫人。